

填湖等不法行为越来越隐蔽,“草根湖长”“官方湖长”共筑“最严护湖季”

武汉最后湖泊的守护者

□本报记者 张翀

“草根湖长”的努力

在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,武汉很多湖泊渐渐从当初的碧水蓝天,变成了如今的空洞地名。来到汉口的杨汊湖、后湖,可以看到这里高楼林立,钢筋水泥之间,丝毫找不到半点湖泊的影子。为了保住现在的湖泊,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民间人士开始了自发的保卫湖泊行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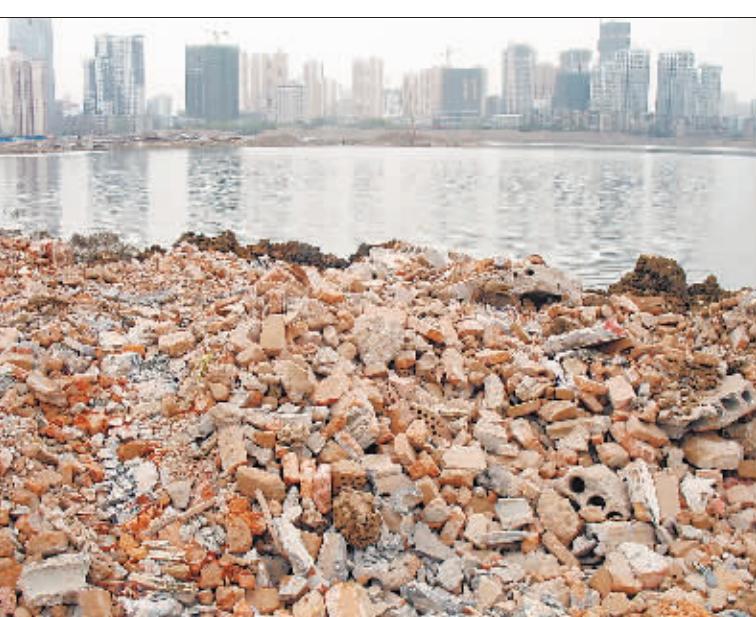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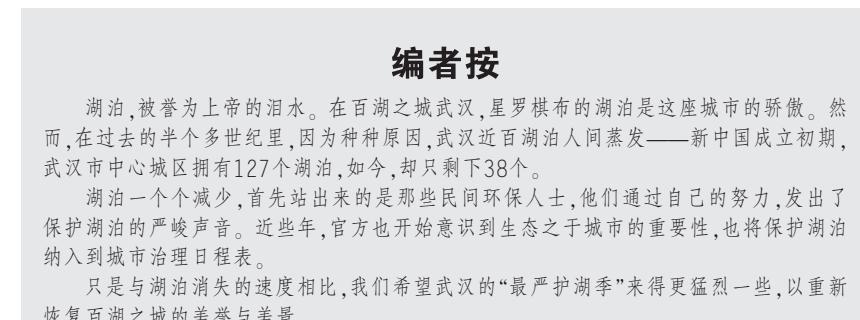
王志铭,这个在沙湖边长大的中年人,从1989年起关注城市环保,特别是城市湖泊的“填埋现象”。近几年来为保护湖泊四处奔走呼吁,被誉为“护湖义士”。2002年3月10日,时年45岁的王志铭,在雄楚大街看到卡车运土填埋湖岸,便只身站在路中央,堵住了连续而来的10辆大卡车。次日,王志铭给时任武汉市市长周济写信呼吁,“不要再填湖了”!正是在这一年的3月1日,《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》正式实施。

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,民间卫士们的护湖行动从未停止过,他们被称为“草根湖长”。

2010年6月,由武汉市环保局、水务局等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了“爱我百湖”民间环保组织,把保护湖泊的近千名志愿者聚集在一起。

作为武汉首届“环保大使”,柯志强已从事多年湖泊调查活动。先后参与策划了东湖大调查等活动。作为召集人,他经常驾船环东湖调查排污口,侠骨风格深受志愿者欣赏,人称“柯大侠”。

无论是否出于公益,武汉的湖泊保护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,市民们期待的是曾经的碧水蓝天。专家们对于武汉湖泊的现状痛心疾首,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表示,今年的干旱以及以前的内涝,虽然与城市水利管网等



2012年4月,武汉中心城区第二大湖泊沙湖边的在建楼盘。

孙新明 摄

编者按

湖泊,被誉为上帝的泪水。在百湖之城武汉,星罗棋布的湖泊是这座城市的骄傲。然而,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,因为种种原因,武汉近百湖泊人间蒸发——新中国成立初期,武汉市中心城区拥有127个湖泊,如今,却只剩下38个。

湖泊一个个减少,首先站出来的是那些民间环保人士,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,发出了保护湖泊的严峻声音。近些年,官方也开始意识到生态之于城市的重要性,也将保护湖泊纳入到城市治理日程表。

只是与湖泊消失的速度相比,我们希望武汉的“最严护湖季”来得更猛烈一些,以重新恢复百湖之城的美誉与美景。

人都在逛街买漂亮衣服吃美食,而她却顶着烈日参加护湖活动,而且一做就是两三年。

2010年4月,还在读大二的程琦,看到南湖周边楼盘一个接一个拔地而起,她便发动近百名同学对南湖做了一次环湖调查,并将调查报告呈递给了相关部门。后来,她又领着护湖志愿者绕着东湖步行200公里做东湖大调查。

如今,护湖已成为她生活当中一项重要的事,除了工作,她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于此。

作为武汉首届“环保大使”,柯志强已从事多年湖泊调查活动。先后参与策划了东湖大调查等活动。作为召集人,他经常驾船环东湖调查排污口,侠骨风格深受志愿者欣赏,人称“柯大侠”。

无论是否出于公益,武汉的湖泊保护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,市民们期待的是曾经的碧水蓝天。专家们对于武汉湖泊的现状痛心疾首,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表示,今年的干旱以及以前的内涝,虽然与城市水利管网等

湖都没了,“湖长”还在?

保护湖泊已经成为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为了有力保护湖泊,在“民间湖长”之外,官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,甚至为此专门成立了武汉市湖泊管理局。2012年5月,武汉市中心城区40个湖泊指定了“官方湖长”。今年6月,武汉市水务局在其官方网站上,又公布了新城区一批湖泊“官方湖长”名单。随着这份名单的出炉,武汉湖泊保护将实现“包产到户”。从这些已经公布的名单上,记者注意到,不少湖泊的“湖长”由副区长担任,个别“湖长”身兼重任,一人管6到8个湖泊。

来自武汉市水务局和武汉市湖泊管理局的官方资料显示,目前,武汉市湖泊保护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,每个辖区的区长为该辖区的总“湖长”,区领导担任辖区内各湖泊的“湖长”,即“官方湖长”。对面积较大、岸线较长的湖泊,由街道、乡镇负责人担任“湖长”。一旦湖泊出现问题,首先追究“湖长”的责任。然而,“官方湖长”如今却面临着尴尬。

今年7月,武汉市电视问政聚焦湖泊保护问题时,媒体代表现场抛出犀利问题,“6月28日,武汉市刚刚公布一批湖泊的‘湖长’,其中就包括郭家湖和道士湖。可是,我们看到,郭家湖刚刚被附近工地填了,变成了塘,既然湖都没有了,为何‘湖长’还在?”

问题中提到的郭家湖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地区,在当目的电视问政现场,江夏区的填湖问题最为突出,江夏大桥新区顶风填30亩汤逊湖建办公大楼,金港新区郭家湖填湖还牵涉当地神山湖、道士湖、西湖等三个湖泊的保护问题,身为江夏区“总湖长”的区长胡亚波深愧承认,事先不知情,自己还是看到新闻后才知道。

然而,在2013年6月初,该市曾公布过20起当年查处的填湖案件,在这座拥有全国最早也是最多湖泊保护立法的城市里,时至今

日仍有这么多填湖事件可见治理之难。在今年7月聚焦湖泊保护的电视问政现场中,武汉大学副教授尚重生作为点评嘉宾感慨说:“填湖难道是一夜填起来的吗?我们的‘湖长’在哪里?”

当地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坦承,虽然行政长官担任“湖长”体现了对护湖行动的重视,但由于“湖长”任命时间不长,加之因为种种原因,湖泊的勘界等情况不清,同时填湖行为在近年高压态势下越来越隐蔽,因而这些“湖长”们想要及时发现填湖现象不容易。例如,现在有的开发商不敢直接填湖了,而是将湖岸线圈进了小区,让湖成了后花园,这样的违规现象就有很大的隐蔽性。

武汉市湖泊管理局局长赵晓认为,由于历史原因,地形地貌、水势走向等因素的影响,湖泊的勘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,要很好地做到湖泊保护,清晰掌握辖区内湖泊状况是关键。赵晓同时表示,虽然拥有众多法规,但执法力度依然不足,今年查处的江夏汤逊湖填湖事件,去年底就被发现,可是施工方却对整改通知置之不理,武汉市副市长张光清也在电视问政现场坦承,目前治理填湖还没有铁腕手段,这或许也导致了“湖长”的尴尬。

官民联手“最严护湖季”

相对官方的“湖长”们而言,虽然填湖者越来越狡猾,民间的“草根湖长”们却并不胆怯,柯志强说,护湖首先要熟悉了解所要保护的湖泊,“湖长”带领志愿者的护湖行动,实施的是“海陆空”立体式包围勘察:在“海上”,乘坐巡查船,寻找湖泊沿岸的排污口;在陆上,岸边志愿者徒步对湖泊周边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;在空中,利用google等卫星定位水域地图。对讲机、GPS、望远镜、相机齐上阵,颇有有点特种兵的味道。

在进行湖景房调查项目时,面对开发商的各种刁难各种躲闪,志愿者各显神通。有人扮成夫妻去买房,跟售楼小姐兜兜转转,把所需的资料收入囊中。有时候遭遇野蛮填湖,他们用望远镜远观,用GPS定位,记录填湖的进展情况,及时上报主管部门。有次被施工方发现了,对方直接派过来几个光头,气呼呼地要求删掉图片,“湖长”和志愿者们也是有理有节,先“吓唬”对方为主。“我们不强攻,保证安全第一。”

和媒体积极联动也让他们“非常有成就感”,当初在调查东湖排污口时,及时与媒体沟通,见报第二天,主管部门就批示要及时治理,两周不到,排污口的问题解决了。

(下转第3版)

新闻广角



拥抱!

9月21日,参观者在第二届中国慈展会上与瓷娃娃关怀协会的成员拥抱。当日,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(慈展会)在深圳开幕。为期3天的展会汇聚了众多公益慈善机构、企业等。本届慈展会共收到超过1200份参展申请,最终确定828个公益慈善机构和项目参展,其中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30家国际机构。新华社记者毛思倩 摄

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数据报告(2008~2012)》显示逾1200万残疾人获不同程度康复

本报北京9月21日电 (记者王瑜)9月17日至9月19日,中国残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。最新发布的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数据报告(2008~2012)》显示,最近五年,中国残疾人康复、教育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扶贫开发、宣传文化、体育、维权、组织建设、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取得积极成效。超过1200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康复,城镇新增168.9万人次残疾人就业,城乡1070.5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

截至2012年底,全国已开办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(部)186个,在校生7043人。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(班)152个,在校生10442人。五年来,全国有3.5万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,5296名残疾人进入特殊教育学院学习。

五年来,我国完成修订《残疾人保障法》

地方实施办法25件;制定或修改关于残疾人专门法规、规章160件以及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3861件。截至2012年底,全国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1188个,办理案件1.4万件;建立法律援助中心(工作站)2979个,办理案件10.5万件。

全国有15个省、128个地市出台无障碍建设与管理法规、规章。1084个市、县、区系统开展无障碍建设,为24.3万个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。截至2012年底,全国已竣工并投入使用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1971个,总投资96.2亿元。

截至2012年底,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累计采集、收录持证残疾人实名信息近2600万条,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提供进一步支持和保障。

中国人首次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

本报北京9月21日电 (记者于欣)国际标准化组织(ISO)成立66年来首次迎来中国籍主席。记者从国家质检总局获悉,9月20日,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36届国际标准化组织(ISO)大会上,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委提名的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国际钢铁协会副主席张晓刚当选ISO主席。这也是自1947年ISO成立以来,由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一国际组织的最高领导职务。

ISO是世界上最大、最权威的综合性国际标准化组织,其成员达到164个国家和地区。伴随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,ISO制定的国际标准,很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(WTO)技术贸易壁垒政策制定的参考。ISO标准被誉为国际贸易的“通行证”,在减少国际贸易壁垒和经贸摩擦,以至推动建立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党员“薛半仙”被清退

浙江浦江县试水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

据新华社杭州9月21日电 (记者谢云挺)浙江浦江县杭坪镇薛下庄村党员薛某,长期摆摊算命,外界号称“薛半仙”。在今年4月开展的党员民主测评中,“薛半仙”被镇党委清退出党。全县和他一样被劝退或除名的不合格党员共有55名。

记者采访了解到,浙江浦江县试水不合

中秋暗访:特产店仍有操作空间

人员断然拒绝。

“前几天,省里的督查组专门来查过,查到两个泡沫箱,报纸都登了,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事情处理的怎样了。”一位宾馆的工作人员说。

随后,记者又暗访了省政府周边的一些土特产店,在保俶路一家土特产店,记者提出想放两盒月饼,到时候有人来拿,店主头摇得像拨浪鼓,让记者去其他地方。“现在送礼查得紧,前几天有人放了一个单位的车来拿

的结果,结果被人举报了,有关部门还来核实呢。”这位女店主说。

随后,记者又来到一家海鲜店,以购物送礼为由询问店主是否可以存放。这位店主表示可以,只要在店里买东西没问题,到时候让拿的人悄悄地来,还提示记者最好送礼券,等节日风声不紧的时候再来拿。“当然,量大的话,我们也可以送上门,或者快递。”店主说。

记者从浙江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

活动领导小组正风肃纪工作小组督查组了解到,早在中秋节前,督查组就已经多次暗查了各个单位的传达室和周边的宾馆礼堂,总体来看存放礼品的情况很少。发现问题的,也要求进行说明和整改,一些由个人存放的礼品,都要求出示购买发票,对公款送礼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。

一些党政机关人士表示,目前吃喝风和送礼风已得到遏制,但要做到彻底杜绝,还是要从源头进行管理,让三公经费公开透明,接受群众的监督。

遏制公款送礼 倡导节日新风

记者中秋节期间探访海口多家养老院发现,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实施效果难尽如人意

常来的依然常来,不常来的依旧不来

6年前,一次意外导致吴大妈双腿瘫痪,只能靠轮椅生活。第二年,子女们因工作繁忙腾不出时间,就把她送进了养老院。

“刚开始,他们还时常来看我,可后来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”吴大妈谈起自己的日子数次哽咽。她告诉记者,老伴30年前就患病去世了,这么多年来,自己含辛茹苦把3个子女抚养

成人,好不容易熬到子女们都成家立业了,自己该享儿孙福的时候,却要一人在养老院独自过晚年。

“我知道他们都忙,可我就想他们能来看看我。”提起已经好几个月没见的子女,吴大妈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。

事实上,这个中秋节,像吴大妈一样“盼

儿”的老人不在少数。

在海口椰岛之家老年公寓,儿子在外地工作的赵大爷静静地看着电视,可每当有人拎着月饼等礼物走进大门时,这位不愿和别人过多交谈的老人便会把目光转移到客身上,直到对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深处。

“虽然‘常回家看看’写入了法律,但不

探望老人的子女依然不来。”在这家养老院接待室,工作人员小陈拿出一本家属探望登记册告诉记者,法律规定的“常回家看看”实际效果不大,大多数子女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。“你看,探访人数基本上和以前持平。”翻着登记册,小陈无奈地说。

“不能‘常回家看看’,虽然有许多客观因

素,但多少都让人感到有些心寒。本来是子女应尽的义务,却需要法律在一旁督促,着实让人尴尬。”海口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武金岭认为,看望老人这种精神赡养是出自于亲情,属于道德上的义务,法律约束很难奏效,而且无法量化,“常”的概念不明确,是一周探望一次,还是一个月探望一次?多长时间?10分钟还是1小时?这些都缺乏可操作性。“子女常回家看看老人,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在社会道德方面进行提倡,努力改善社会环境,并尽量给予子女创造更多回家看望老人的机会。”

